

梨花风起正清明

□张承南

玉容寂寞泪阑干，梨花一枝春带雨。刚进四月，凤凰山麓竟是梨花的天下了，恰逢又赶上清明，给梨花平添了几分情愫。在我家乡的凤凰山上，梨花是最常见的一种花，梨花的花朵不大，洁白的骨朵像珍珠，盛开的花瓣又像被海浪冲刷的贝壳。

在桃树、杏树、枣树、梨树等诸多果树中，留给我印象最深，最让我留恋难忘的是家乡的一棵老梨树。

在我小的时候，我经常跟着奶奶去大姑家住，一住就是一个月左右。大姑家离我家很近，我家在凤凰山的头，她家在凤凰山的尾，凤凰山的尾部又被村民称为“黑山”

大姑家的屋后面有一条山路，沿着山路一直走，就能爬上“黑

山”了。小时候，我跟着表姐去割茅草，经常走这条山路。这条山路上有许多大小不一的梨树，姑姑家屋后面就有棵老梨树，树干和陶瓷花盆的口径一般粗，离这棵老梨树不远处，是一个说圆不圆说方不方的大水坑，水坑周边长了不少芦苇，水坑里面还有稀疏的荷叶。

春天，一簇簇雪白的梨花，像团团云絮，缀满枝头。白天，奶奶和邻居家的奶奶们坐在老梨树底下拉家常，我和小伙伴蹲在树底下，一会看蚂蚁如何往洞里运粮食，一会用木棍引着蚂蚁上树。一阵风刮来，梨花瓣像雪花一样飘落，蜜蜂的嗡嗡声也袭入耳朵，我抬头一看，上空的梨花竟然像白茫茫的云雾将我笼罩，瞬间一股幽香

洒下来，洒满了我的全身。

夏天的晚上，奶奶常带着我坐在老梨树底下乘凉。有一夜，月亮又大又圆，一片银光洒在密密麻麻的梨树叶上，留下晃动的树影。水坑里的荷叶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遮蔽了半个水坑，坑边芦苇里的青蛙不耐烦地呱呱叫着。我和小伙伴拿着泥巴球，扔进水坑，“扑通”一声，青蛙受了惊吓，叫声停止了，可没一会，又传来了呱呱的叫声，我和小伙伴就再扔一颗泥巴球，这种和青蛙的互动游戏，我们玩得不亦乐乎。偶尔听到奶奶们聊些村里的稀奇事、新鲜事，我便扑到奶奶怀里，打听个究竟，听完还不肯罢休，非要追问奶奶几个为什么才肯跳出奶奶的怀抱。这时奶奶总是一脸宠溺地看着我。

有天，我在书中读到一则故事：“台湾作家林清玄17岁那年，决定离开家乡。临行前，妈妈送给了他一个玻璃瓶子，里面装着黑黑的东西。母亲说，你别小看它，这里面可装了三样重要的东西，一样是拜祖先的香炉里的炉灰，一样是农田里的土，一样是井里的水。”离开家乡的时候带着这个，才能承受住异乡的水土。这个瓶子，装着故乡的土，也装着母亲的爱。

许多年之后，我离开了家乡。不管在路边还是在果园，但凡看到梨树，我总会站在树下仰头闭目，可是我再也找不到儿时老梨树的影子了，我知道，我要找的梨树，是一棵在故乡的水土里长大的梨树，是一棵有奶奶的梨树。

报春

□刘金鑫

“伟大的祖国赋予我使命，复兴的民族给予我力量，忠诚的道路浴血荣光，英雄的足迹越走越长，对党忠诚，服务人民，执法公正，纪律严明……”在春寒清冷的天气里，执勤一线的广大民警、辅警苦中作乐，一起唱响《中国人民警察警歌》，铿锵有力的节奏屏蔽了冷风，使命感、荣誉感在每个人的心中澎湃激昂。

我常常想起基辛格在《论中国》中说的那句“中国人总是被他们之中最勇敢的人保护得很好。”

是的！守护，是公安队伍在和平年代最基本的职责。公安队伍，招之即来、来之能战，是勇于

牺牲、奉献最大的群体，无论男女，无论老少，踔厉奋发、义无反顾，冲在打击犯罪、保护人民的一线，在重大安保任务中连续奋战、不畏艰险……用辛勤的汗水乃至宝贵的鲜血和生命，为国家政治安全、社会大局稳定、社会公平正义、人民安居乐业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铜墙铁壁。

刚刚参加公安工作的时候，我常常以为，诞生在火热警营生活中的文字、图片、视频，少有闲庭信步、风花雪月，而更多的是激荡的呐喊和高昂的战歌。然而，随着十几年从警生涯的流逝，深切体会到繁重的工作、疲惫的身心、在小家与

大家之间反复权衡的苦恼，我更加佩服那些只是浅吟低唱，就能将个人命运无条件服从大局的警察生活如实还原的创作者。

毕竟，褪去警察身上所有的光环，这不过是一群最普通的、有父母、有妻儿的血肉之躯。在群众眼里，他们有多优秀，在家属面前，他们就有多“负心”。在执勤点执勤，长时间无法回家的他，只能凑工作的间隙用微信视频远程指导妻子更换灯泡，揪心着反复叮嘱“别电着了！”再比如来自双警家庭、与老公同在执勤任务的她，实在顾不上配合女儿上网课，只能托付他人。在普通人可能遭遇的一切

烦恼中，仿佛只要穿上这身警服，就能找到处理问题的“绝招”。尽管“绝招”很多，可警察的工作性质，又决定了很多都不能说。就像史铁生说的“要是有些事我没说，地坛，你别以为是我忘了，我什么也没忘，但是有些事只适合收藏。”

在这清明已过却仍春寒料峭的时节，需要用行动维护的社会稳定主战场，广大民警、辅警服从命令、听从调遣，舍小家、顾大家，奋战在保护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岗位上，用行动回答共产党员如何践行初心使命、体现作为担当。

无尽的思念

□李亚莉

“我们坐在庭院里，草茉莉都开了，各种颜色的小喇叭，掐一朵放在嘴上吹，有时候能吹响。奶奶用大芭蕉扇给我驱赶蚊子。凉凉的风，蓝蓝的天，闪闪的星星，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。”史铁生在《奶奶的星星》一文里这样写道，也犹如在诉说着我童年经历，那些童年的美好回忆大多是关于奶奶的，也在这一刻突然意识到“奶奶几乎等于我的童年”。

我想，每个人的童年里都应该有奶奶的身影，有奶奶给予的无限宠爱，虽然每个奶奶表达疼爱的方式不同、态度不同，但本质都是相同的，都是纯粹的、无私的、质朴的、深沉的，好像生来就只为了做我的奶奶。

三月末的深夜，天气依然有些清冷，借着窗外的阵阵凉风，我想在今夜，解压脑海里一些关于“奶奶与我的童年”的“压缩包”。

对于我而言，有奶奶的地方便会

心安。因为父母要上班，自我记事起，我就跟着奶奶，我也是奶奶看大的唯一一个孩子。那时，我跟爷爷奶奶住在还未拆迁的平房里，院子干净整洁，简单温馨。那时的平房还有半露的门厅，在那条狭长的门厅走廊，一张小桌子，三把小凳子。这里不仅有奶奶每天变着花样做的美味饭菜，也有我傻呵呵的清脆笑声，还有我憨憨的碎碎念，更有奶奶慈爱又宠溺的笑颜。那几年，这个平房院子几乎承载了我快乐温暖的时光，直到长大后，我才深刻地理解何为心安之处，那不就是我们孩提时与奶奶在一起的日子吗？

有奶奶的地方就有偏爱。因为奶奶的宠溺，父母总说我小时候特别娇气任性。那时，爸爸就因为我的娇气任性常常教育批评我，每次都是奶奶袒护着我，不让爸爸说我一言，生怕我受一点委屈。饭菜稍有一点微热，我就吃不下去，父母总是因为

这样的问题批评我，奶奶也总是护着我。奶奶总会担心我吃不好，她要么用勺子一勺一勺用嘴吹凉了喂我，要么是用两个碗将饭菜来回倒腾，等饭菜凉了再让我吃。

有奶奶的地方就有欢乐。我的童年没有网络和手机，那时我除了跟自己的小伙伴玩耍之外，更多的时候都像是奶奶的“小尾巴”，奶奶去哪里我就去哪里。闲暇的日子里，我就经常跟着奶奶去种菜、摘菜、晒豆子、剥玉米……往往每次都是“拖后腿”，但奶奶看着我慌乱地忙碌着，总是笑得合不拢嘴，而这些简单的快乐也成了我回忆里熠熠发光的存在。每当我玩累了、跑累了，便坐在奶奶膝前休息或是靠在奶奶怀里撒娇，还时不时问奶奶累不累。奶奶总是摸摸我的头笑着说“看着俺孙女，啥时候都不累”。虽然有时候奶奶也会“埋怨”我：“自从带着你，我自

己都没有单独外出过。”但看到奶奶慈爱的目光和脸上的笑意，我知道那是奶奶发自内心的幸福感慨。

“奶奶很大，大到能装起我整个欢乐的童年；奶奶很小，小到连个四方方的盒子就装下。”时至今日，我都没办法接受奶奶离开的事实，总认为她只是短暂地去了别的地方，她还会出现在我的世界里，如往常一样，继续疼爱我，也能让我继续陪伴着她。

行文至此，寥寥字数，述不尽奶奶对我的爱，道不尽我对奶奶的思念。很多时刻，最难过的不是离别，而是离别后的再次想起，如若有幸来生，希望能让我再次遇见您！